

蘇聯大眾政治學叢書

蘇聯的大削階級的消滅

葛·戈列捷爾曼著

李孟達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行刊

蘇聯大眾政治學科叢書

第十一種

蘇聯剝削階級的消滅

著者列別捷曼

作成書屋刊行

1953

蘇聯剝削階級的消滅

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初版

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科叢書

原著者 戈·葛列捷爾曼
譯 者 李 孟 達

主編者 孔 柯 嘉
出 版 人 姚 蓬 子

出版處 上海延安中路大一〇號

印 刷 處

利明印刷廠
上海江寧路二〇八〇弄七號

定 價 三 千 八 百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序

系統的、全面的研討蘇維埃社會理論問題，是我們哲學上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之下，在蘇維埃聯盟裏建立了新的——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基本上實現了共產主義的第一個階段。這個已經沒有剝削階級的社會，是極深刻地不同於一切先前的有敵對階級的社會。在蘇維埃社會裏之所以區別於資本主義社會者，在於沒有「敵對的、仇恨的階級，剝削階級被消滅了，而組成蘇維埃社會的工人，農民和智識分子，則生活和工作在友愛合作的基礎上」。（斯大林語）

隨着我們社會經濟的和階級的構成的根本改變，也深刻地改變了它的社會發展規律性。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之下，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規律，關於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關於基層建築與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關於社會意識的作用諸問題，都有着新的觀點。

學習與研究所有這些問題，有著不僅是理論的、而且是重大的實踐意義。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正武裝着我們的幹部，去為實現列寧——斯大林黨所賦予的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以及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偉大任務而鬥爭。研究及綜合蘇聯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也有着重大的國際意義。在我們的時代

裏，「社會主義已成了人民生活的日常規程了」。（日丹諾夫譯）根據蘇聯的經驗，各新民主國家正邁步走向社會主義，奠定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基礎。

在這本集子裏所發表的文章，祇是作初步的嘗試，想根據列寧——斯大林的天才著作，綜合蘇維埃社會理論的若干重要問題。在這些文章裏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作用問題，蘇聯民主發展的問題，列寧——斯大林黨領導和鼓舞作用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指導力量的問題。在這本集子裏也說明我們社會階級構成和民族相互關係，由於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成果而得到的基本改變。有許多文章是關於羣衆社會意識的增長和蘇維埃思想在我們社會發展的作用。集子裏也闡明了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和道路的一些問題。

大部份的文章是專為這本集子而寫的，有一部份文章則是以前在我們定期刊物上發表過的。那些在我們刊物上已經刊載過的文章，都按照這個集子的目的，而重新審查過，修正過和增補過。由於在這個集子裏的文章是由許多作者寫的，所以有些重複的地方，在所難免。

在這集子裏所登載的文章絕不能把蘇維埃社會理論的一些需要專門著作的重要及複雜問題，作毫無遺漏的闡明。但是，作者們仍然認為有把這本集子貢獻給讀者，引以注意的必要，希望它對於願意提高自己理論知識的我們蘇維埃智識界底幹部們，能有其一定的幫助。

孔柯嘉譯

前 言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新的、社會主義世界建設的根基。那些從前最被輕視最被壓迫的階級在歷史中首次抬起頭來領導國家，政治統治頭一次從剝削者的手中轉入由工人階級領導的被剝削者的手中。由於頑強鬥爭與勞動的結果，在我國已經奠定了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種制度就是意味着整個社會經濟基礎的根本改造。在這種基礎上，產生了蘇維埃社會整個社會制度的根本變化。

社會主義時代是標誌着人類歷史中的根本轉變。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

會主義，就是意味着過去幾千年來存在的、階級的、衝突性的社會，要為一種新的社會所代替，在這種新社會中，既沒有互相衝突的階級，也沒有人對人的剝削。

剝削階級的消滅是我國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所實施的極深刻的社會經濟改革底最重要的總結。

斯大林同志指出：『只有十月革命才立定了目標要消滅各種剝削，並剷除一切和所有的剝削者與壓迫者』。（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十一版，第四一二頁）

我們在我國完成了剝削階級底消滅以後，就是實現了這個目的。

歷史中還沒有另外的例子，能夠根據先進理論，對於所有階級的物質

生存條件和它們的意識與心理，實施自覺的有計劃的改革。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乃是馬、列主義理論最偉大的勝利，這種理論首次指出了消滅剝削階級與完全克服一切階級差別的途徑。

蘇聯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具有極偉大的國際意義，並成爲其他國家的勞動者的正確指南針。

一

消滅階級與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是共產黨的終極目標。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就已經宣佈了這個目標。在一八四七年通過的黨章中指出：『同盟的目的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建立在階級衝突上面的資產階級社會；並建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度的新社會』。（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五七九頁）

對於階級對立的不公正底覺悟，並號召消滅它們，這種意識在馬克思

與恩格斯很久以前就已經發生了。但是一切廢除階級不平等與階級對立的號召，在過去都只是根據道德與正義的抽象要求。僅僅由於這一點，它們就不足以引起廣汎的、針對着消滅階級的社會運動。

僅在資本主義時代，當轉入更高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經濟要求已經成熟的時候，消滅階級的號召才不是幻想，才具有現實的內容。它從個別先進的單獨思想家的要求，轉變為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的要求，成為羣衆的、包括千百萬無產者的、無產階級運動的口號。這是由於只有巨大的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才造成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先決條件，並首次出現了無產階級這樣一種革命階級，它能立定自己的目標不在消滅某一剝削階級，而在消滅一切階級，實現共產主義。這是由於隨着巨大的資本主義工業的

發展，資產階級已經變成了不能統治它自己所引起的生產力的階級，因為這種生產力已經不能再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狹隘範圍內容納了。

馬克思主義首次科學地規定了消滅階級的條件與途徑，並且指出了應該實施一些什麼社會改革，以便使階級差別的產生與存在成爲不可能。

如馬克思指出的，階級底存在僅僅與一定的生產發展的歷史階段，即一定的生產方法，發生關係。馬克思依據人們用什麼方法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質福利來區別歷史時代。依照已經達到的生產力發展的水準，就在人們之間確定這種或那種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性質是決定於生產資料由誰佔有，由全社會佔有還是由個別的人、集團與階級佔有，並利用它們來剝削別的人、集團與階級。生產關係的實質就是根據生產資料所有權的

關係。因此，每一種生產方法都有一定的社會成員之間關於生產資料分配的方法，這種分配方法是隨着社會發展的進程而改變的。階級社會的主要特徵就是這種社會分成如下的集團，其中一部份佔有著生產資料，而另一部份則完全地或局部地被剝奪了生產資料。這就使得社會的一部份人有可能把另一部份人的勞動攫為己有。

因此，階級的存在是根源於生產的條件；階級的劃分必須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造成社會成員之間對於這些生產資料的分配的不平均，作為它的先決條件。所以要消滅階級，就必須先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並建立公有制。列寧寫道：『消滅階級就是意味着使所有的公民對全社會的生產資料都是一樣的關係，這就是說，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依據社會公有的生產資

料，公有的土地和公有的工廠等等，同樣地獲得工作』。（見「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一二八頁）

馬、列主義的理論發現了社會階級劃分的極深刻的根源以後，就以明確的指示武裝了無產階級政黨，告訴它應該向什麼方向行動，才能消滅階級。消滅了腐朽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以新的社會主義生產方法來代替它——這便是消滅剝削階級所必需實現的一個任務。

克思與恩格斯科學地證明了消滅階級的歷史必需，並指出了實現這個任務的基本手段和工具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馬克思與恩格斯還是在一般的方式中提出消滅階級的問題，這是十分可以了然的，因為他們是處於革命前期的時代，當時還沒有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

列寧與斯大林綜合了蘇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發展了並且具體化了關於消滅階級的問題提法，指出實現這一任務的具體途徑，澈底研究了關於我國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與方法問題。

列寧說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經驗時，曾經指出：我們『首次在實踐中提出了關於這個消滅階級的問題』。（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六卷，第二六六頁。）我們必須在比馬克思與恩格斯所預料的更加無比複雜的歷史條件下來解決消滅階級的任務。

第一，我們是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中，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條件下，來着手實現這個任務，這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不會預見到，也不能預見到的。如所週知，帝國主義時代使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能夠在一

個國家勝利的問題提法發生了根本變化。假若以前，在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主義曾經認為社會主義在所有文明國家可能同時獲得勝利，而社會主義在任何一個國家獲得勝利却是不可能的，但在帝國主義時代，如列寧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在所有國家同時獲得勝利已經不可能了，而社會主義在一個個別國家勝利却變為可能的了。

這在實際上對於解決消滅階級的任務要因此發生什麼影響呢？

首先，在處於資本主義包圍的、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國家內，階級鬥爭必然特別尖銳與殘酷。馬克思與恩格斯就曾經把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看作比較長久的、充滿革命戰鬥與國內戰爭的時代。自然，在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國家獲得勝利的條件下，這些戰鬥應該帶着特別尖銳的性質，因為在

這種場合，鎮壓國內的階級敵人的反抗是與反對國外資本主義包圍的鬥爭極密切地錯綜起來。列寧教導我們：『消滅階級是長期的、困難的與頑強的階級鬥爭的事情，這種鬥爭在推翻資本政權以後，在毀壞資產階級國家以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是不會消滅的（如舊社會主義與舊社會民主黨的市儈們所想像的），而只是改變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面變成更加殘酷吧了』。（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五頁）

第二，在蘇聯消滅階級的任務具有很大的複雜性與困難性，這是決定於我們是在資本主義很少發展的、在經濟方面比較落後的國家內，開始解決這個任務。這種經濟的落後性，也在舊俄羅斯的階級結構上留下了它的痕跡。如所週知，在俄國，除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資產階級與

無產階級——以外，還存在着資本主義以前的、農奴制度社會的階級——地主與農民。而且由於國家的一般經濟的落後性，農民還佔着人口的極大多數。

這在實際上對於解決消滅階級的任務要因此發生什麼影響呢？

首先，爲了建設無產階級的社會，必須經過很長的時期與更加複雜的過渡階段。列寧曾經指出：在擁有大多數農民的國家內，階級就必然要保持很久，要保持很多年。消滅階級——實現這一任務需要一個整個的時代，僅在轉入共產主義最高階段時才能完成。

列寧綜合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時，曾經指出：解決這一任務的主要困難並不在於推翻剝削階級，而是在於對小商品生產者，尤其是農民大